V
B932.6
F21

册 6
卷 6

仕國人文六卷

晉洪洞范弘嗣輯

南北朝

裴松之

裴松之字世期聞喜人立身簡素仕劉宋爲太子洗馬元嘉二年使湘川奉行二十四條甚得使體轉中書侍郎註三國志出爲末嘉瑯琊太守吏民稱便後拜中散大夫使續何承天國史未竟而卒所著有文論及晉紀其子駰註史記宇龍駒博洽

576337
Jan. 12. 40.

雅麗父子繼美

附松之諫立私碑表曰碑銘之作以明示後昆自非殊功異德無以允應茲典大者道動光遠世所宗推其次節行高妙遺烈可紀若乃亮采登庸績用顯著敷化所蒞惠訓融遠述詠所寄有賴鐫勒非斯族也則幾乎僭黷矣俗敝僞興華煩已久是以孔悝之銘行是人非蔡雖制文每有愧色而自時厥後其流彌多預有臣吏必爲建立勒銘寡取信之實刋石成虛僞之常眞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貴但論其功費又不可稱不加禁裁其敝無已以爲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爲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徵顯彰茂實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虛則義信於仰止道孚於來葉

余按史者照世之燭也紀事欲信秉心欲直自肯腐固燁而後刼威于權門蔵惡于受金安取寔錄哉松之之註三國志觧聚衆論以兼叢炎已見以獨是有德必褒有罪必貶明足以析理道足以適用智足以通微文足以發情千古良史材也登堂

尼父推倒馬班勒成一家言垂不朽哉非但壽之功人乃壽之益友耶至諫立私碑一事見超識遠眞令後世無功德而鐫石紀績誇詡炫燿者媿死矣

裴駿　中書郎

裴駿聞喜人父雙碩仕後魏爲弘農太守駿幼聰慧弱冠通涉經史好屬文性方檢有禮度時盖吳作亂兵襲聞喜駿率衆奔赴太祖稱其有當世才補中書博士崔浩亦深器之目爲三河領袖後轉中書侍郎卒贈聞喜侯謚曰康子宣少以孝聞官至益州刺史

余按駿博覽多聞素閑方畧率衆奔禦境土保全三河領袖之稱允矣無忝者也裴氏族衍而昌且

簪笏繩繩未艾豐本遠枝種而人文秀朗挺出指不勝屈矣

苦茂曰余隨家嚴讀書廣川命校諸先哲傳至裴氏世裔不勝企慕焉若駿之居鄉遭亂糾衆防守以一身扞禦之而一方賴以寧謐及居官遠脂膏而修簠簋激揚風節有三河領袖之誦且性敏好學破萬卷而窮三餘炳炳然史乘光也

裴俠　后魏河北郡守

裴俠解人祖思齊拜議郎父欣西河守俠七歲始能言聰慧異常兒仕西魏官東郡守左中郎將從文帝戰沙苑以功進爵後爲河北郡守民歌之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直惠爲萬世矩周文謂俠清慎奉公天下牧守無可與伍號獨立使君進爵爲公子祥忠謹有理劇才爲成都令

余按俠聰慧異常髫年即不與群兒同及拜太守奉公清慎時稱天下牧守第一道路謳歌傳誦無

已號爲獨立使君至今後世想循良而稱裴君之德澤不衰絜爾離塵介然絶俗凜凜乎懷雅操而樹高標也直聲揭天正氣如日英名震耀于古今焉

裴子野

裴子野昭明子性至孝八歲居祖母喪哀慟如成人父疾禱請備至涕泣沾濡疾遂愈父歿殮葬盡禮每哭處草爲之枯有白兎白鳩馴擾其側梁天監中中書范鎮表薦子野曰幼稟至人之行長勵國士之風乃除記室參軍出爲諸暨令斷訟不施鞭朴示之以理百姓悅服嘗刪撰沈約宋書畧二十卷約以爲弗逮也武帝朝授著作郎修國史又勑掌制誥爲文敏麗在禁省十餘年清白自持公

俸悉分給貧乏之妻子常苦饑寒卒贈散騎常侍謚曰貞子野字幾原聞喜人

余按幾原少好學善屬文典而速不尚靡麗之詞其制作多法古與今文體異或有詆訶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時西北徼外有白題及滑國遣使莫知所出子野引漢故事言白題胡名滑爲八滑後時人服其博識常貧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居恒以教誨爲本子姪祗畏若奉嚴君云

關朗　公府記室

關朗解州人雲長之後有經濟大器妙極占筭浮沉鄉里不求宦達魏孝文太和末王虬署爲記室與談易嘆曰足下奇才也薦與孝文帝詔見問老易朗寄發玄宗實陳王道諷帝以慈儉爲本飾之以刑政禮樂帝嘉歎謂虬曰先生知人矣既而頻日引見際暮而出俄帝崩朗遂不仕

余按朗抱負經綸妙極占筭而勞勝軍國之大議望重天下之奇才觀其諷帝以慈儉眞得告君之

骫矣朗之發明易學與祖雲長公夜讀春秋異世而嗜慕六經韋編不釋宜其响千載而不媿神明之胄也

吉學彭曰關聖不數傳而有朗象賢之胤也學究乎典墳丘索治本于王道禮樂王蚪見而奇之文帝賞而異焉玅契羲爻神觧姬孔而于進退悔吝吉凶存亡籌之熟矣殆儲精于大河中條之靈而產文明之鄉者乎

柳敏　禮部尚書

柳敏觧人幼孤事母以孝聞初仕西魏爲河東郡丞及周文帝克河東見而器之謂曰今日不喜得河東喜得卿也即拜丞相府參軍兼記室又與蘇綽等撰修新制政典遷禮部郎中進大都督遭母憂旬日髮髮半白起爲吏部郎中歷遷尚書進爵爲公敏操履方正久處台閣明練故事近儀或乖彝典者皆按據章刋正焉

余按敏愽極群書董正秩文盖以朗識而敷爲展

布者也余獨羨其少孤晨昏不離母側膝下承懽
務期母心之悅後秩閥貴母憂于色百方解慰旬
日而髮盡白此其一腔孝思不啻嬰兒之恋恋乳
哺者噫可謂孝矣

温子昇　散騎常侍

温子昇太原人嶠之後祖恭之宋彭城王戸曹父
暐魏濟陰郡守子昇精勤博學文章清婉爲御史
臺中弾文皆委焉官至侍讀金紫光祿大夫
附子昇舜廟碑曰懷山不已龍門未闢大道御世
天下爲公感夢長人明敭反陋釐降二女結友九
男執耜歷山耕夫所以讓畔施罟雷澤漁父于是
讓川亦既登庸以之納錄九官咸事百揆時叙有
大功于當世集歷数而在躬受文祖之命致昭華

之玉班五瑞于羣后禋六宗于上玄舞干戚而遠
夷賓棄金璧而幽靈應青雲浮洛榮光塞河符瑞
必臻休祥咸萃以君人之大德爲帝王之稱首陟
方之駕遂往蒼梧之窆不歸龍駕帝服蓋依稀于
慕舜交鼓亘瑟實髣髴于聞韶辭曰虹氣降靈姚
墟誕聖樹陰未徙帝圖已定乃賓四門以齊七政
天眷功高民歸德盛治既蕩蕩化亦巍巍南風在
詠西環有歸疑山永逝湘水長違靈宮肅肅神館
微微

余按子昇字鵬舉晉大將軍嶠之後熙平初射策
舉高第孝莊即位補南主客郎中梁使張皐寫子
昇文筆傳于江外武帝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于
北士恨我辭人數窮百六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
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
足以陵顏轢謝吐沈含任
附子昇春日臨池詩曰光風動春樹丹霞起暮陰
嵯峨映連璧飄飄下散金徒自臨濠渚空復撫鳴
琴莫知流水曲誰辯遊魚心

又擣衣曲曰長安城中秋夜長佳人錦石擣流黃香杵紋砧知近遠傳聲遞響何凄凉七夕長河爛中秋明月光蟋蟀塞邊絶候鴈鴛鴦樓上望天狼人多傳誦之

附記庾信至北惟愛温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人物信曰惟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耳

斛律金子光咸陽郡王

斛律金朔州敕部人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仕至汾州刺史北齊時以功封咸陽郡王卒謚曰武子光襲爵忠勇有謀累封清河郡公爲祖挺譖死後周武帝入齊指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此父子丞相俱配享廟庭千古奇事

隋李北藥曰斛律金以高祖撥亂之始翼成王業忠款之志成此大功故能終享遐年位高百辟觀其盈滿之戒動之微也纔及後嗣遂至誅夷既處

威權之重蓋符道家所忌光以上將之子有沉毅之姿戰術兵權暗同韜畧臨敵制命變化無方自關河分隔年將四紀以高祖羈王之期屬宇文草創之日出軍薄伐屢挫兵鋒而秦寧已還東隣侵弱關西前叛巴蜀又殄江陵叫建旐而用武成并吞之壯志光每臨戎誓衆式遏邊鄙戰則前無完陣攻則宇有全城齊人必致拘原之師秦人無復啓關之策而世亂讒勝詐以震主之威主暗時艱自許藩籬之固光欲其血在地去之不滅

陸凱

陸凱代人俟孫謹重好學仕魏爲給事黄門侍郎在樞要十餘年以忠厚見稱出爲正平太守號爲良吏卒謚曰惠二子瞻恭之並有時譽人稱爲雙璧俟十世孫卯博覽群書累官中書侍郎卯子乂博學有文才待詔文林館精于五經館中名爲石經時人咸曰五經無對有陸乂

余觀吏治武健嚴酷威行而恩不存則廉惠公明當時則感而吾蔭無窮焉陸君爲守布德澤流膏

潤十萬戶受其福倉積陳陳矣徭稅具而汙茨開矣昔嗷嗷而今咍咍百室寧矣翕然改觀易聽方之南陽潁川並列千載循良宜乎瓜瓞緜遠後胤繩繩仕版天之所以報廉惠者長也睎枉法受賕身死而家臧貪鄙不顧耻辱何如

凱字智君與江南范曄相善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曄且贈一詩云

荆可　孝子

荆可猗氏人苦身勤力以養母隨時甘旨不乏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悲號幾絕者數四比葬遂廬墓側晝夜悲哭負土成墳蓬垢疏飲禽獸雜處哀感遠近邑里以狀聞周文令州縣表異之服闋猶若居喪冢宰晉護重可孝行時引見焉而護亦克孝母顏氏沒于敵境不測存亡每見可愴然自傷後可卒護收可妻子于京城給其衣食

余觀羊跪乳烏反哺徵禮示慈鳥獸猶有倫也奈

何爲斯父子而忤逆滿世也荆孝子者事親純篤生養而甘旨弗缺死葬而負土成墳哀聲震埜禽獸雜處遐邇異之噫人人皆有母人人皆知孝而人人不盡皆荆孝子則羊烏反不如矣

余再按夫漸之廬墓白蛇素狸擾其傍皓烏曜雀集于隴徐仲原之廬墓禽採花而插墳獸銜土而壘丘精誠孝感千古一轍吾于荆孝子有取

隋

王通　文中子

王通字仲淹其先太原祁人遭末嘉之亂東遷後乃于河汾家焉世治儒業至六代祖玄則益以儒顯仕宋終國子博士嘗著時變論七篇言化俗推移之理甚悉江左號王先生玄則以下繼仕不絕亦咸有述作曰隆者通之父也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隆因賜對言曰陛下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爲累

承詔著典衰要論七篇出令昌樂綺氏東川秩滿不仕四年隆夫人經山梁履巨石而有娠是年生通九年江東平隆嘆曰王道無序天下何爲而一乎通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茲嘆也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于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隆異之遂告以元經之事十八年隆宴居歌伐木而召通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爰而成者在三之義師帥一焉小子免旃通于是游學四方蓋受書于東海李育學詩于會稽夏琠問禮于河東關子明正樂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仁壽三年通冠矣慨然欲濟蒼生西遊長安隋文帝召見因奏太平策尊王道推霸畧凡十有二策以正始爲先下于公卿皆不悅通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帝畿忽逢帝王兮隆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世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勞身西飛再徵之不至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司徒楊素勸之

仕答曰通有先人敝廬可以庇風雨薄田可以具
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
使時和歲豐通也受賜多矣通纂述六經九年而
就其言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辯六代
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贊易道以申先師之
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自年十五即爲弟子師
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
元狀風實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
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咸北面受王佐

之道其往來受業者蓋千餘人隋季通之教興于
河汾雍雍如也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明年以
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失守通
寢疾嘆曰天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命也召
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
子召我也何必未厥齡越七日卒年僅三十有三
云通講學之暇負耒躬耕或勞之曰一夫不耕或
受之饑且庶人職也楊素遺以食經曰含糗羨藜
吾安用之縣令欲廣其舍曰吾不可勞人而逸已

里人化之而爭爲息焉其卒也門弟子議曰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謚曰文中子然續經世不傳僅傳中說蓋與其徒問答多格言云子福郊福時二弟績號東皐子著五斗先生傳貞觀中撰隋書凝爲監察御史以直言聞云

唐皮日休曰天何言哉民不可縱是生聖賢聖賢之道德與命符是爲堯舜性與命乖是爲孔顏噫仲尼之化不及于一國而被于天下不洽于一時而浸于萬世非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者乎故孟子疊踵孔聖而贊其道復出千世而可繼孟氏者復何人哉文中子生于陳隋之世以亂世不屑就仕退于汾晉序述六經敷爲中說以行教于門人設先生生于孔聖之世余恐不在游夏之亞也況七十子歟惜乎德與命乖不得覩吾唐受命而發苟唐得而用之貞觀之治不在于房杜楮魏矣銘云大道不明天地淪精俟聖暢教乃出先生百氏黜跡六藝騰英道符眞宰用失阿衡先生

門人爲唐之愼差肩哲孔接武明卿未踰一紀致
我太平先生之功莫之與京
王家屏曰當隋之季世戎狄盛而中夏衰禍亂滋
而仁義竭競清談者棄典禮崇玄諦者事虛無先
聖詩書禮樂之化浸淫晦蝕其不絕者殆如綫爾
通生其時憤皇綱之不振嘅風俗之日頹論道必
稱帝王家居不廢周禮志可知已兩及長安奏策
十二惓惓一念固苟有用我之心哉而卿相不投
風雲未偶驅車西向垂翅東歸太平之基知其已

矣乃始蒐羅往籍闡繹舊聞集九年之功究六藝
之業是故續書尊七制之主幸仁義公恕之猶存
也續詩備六代之俗仲尼三百篇始終于周之意
也讚易申先師之旨也正禮樂旌後王之失也元
經以續春秋代賞罰也其帝元魏亂離斯瘼亡所
歸也五國具者猶衣冠之舊也嗟乎周公沒經制
之迹湮孔子亡述作之業廢政令文章僅有此爾
而通也撮其要綱理其墜緒若曰周孔以前其六
經之道有如彼周孔以後其六經之道有如此得

失互列而美刺之義彰正變相形而盛衰之由顯其志勤而言微憂深而思遠斯余所謂通之不得已者哉

余按文中子篤學多聞慨然存濟世之志獻策不用浩然起覺後之心倣古訓以作經文爲中說以擬論語河汾之望海內之宗蓋吾晉自唐虞授受統開千古而卜子顓孫師毛公眞儒遺馨增華俎豆獨文中子六經之續使孔孟之道千古如在不至湮滅而不傳者其功偉矣

薛道衡　中書侍郎

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少有才名十三作國僑贊見者奇之仕齊爲尚書左右兵郎隋文帝受禪除內史舍人太子諸王爭與爲友煬帝初道衡上文帝頌帝惡之尋以議時政賜死其人日思歸詩曰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又夏晚詩曰流火稍西傾夕影遍層城高天澄遠色秋氣入蟬聲令人傳誦他作俱壯麗有致所著集七十卷行世

余拔薛君之才華矯矯一時者夙承義訓少負雋聲而修定五禮齊表諸儒試一披閱其全集風藻秀麗如秋濤瑞錦覽之而雲霞呈彩光芒奕奕射目睛也

拔道衡與高熲議伐陳即日克之聞郭璞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勤叔寶荒驕二也國之安危在相江總任邪飲酒三也我有道彼無德且甲士不過十萬分之則勢懸力弱聚之則守此失彼四也其料渡江必勝矣

韓擒虎

韓擒虎字　坦曲人容貌魁岸文帝時拜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及大舉擒虎以輕騎五百直取金陵陳平進位上柱國弟僧壽倜儻驍健開寶初爲蔚州刺史突厥甚憚之進爵廣陵郡公三弟洪進爵甘棠縣侯當衰陳幾裂韓氏兄弟雄猛敢戰陳之滅隋之王理勢必然矣

唐魏徵曰自晉衰微中原幅裂將三百年陳氏憑長江之地險恃金陵之餘氣以爲天限南北人莫

能窺高祖爰應千齡將一函夏韓檎虎奮發賈餘勇以爭先勢甚疾雷鋒逾駭電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韓檎之力也武毅威雄稱重一時方于晉之王杜綽有餘地然韓檎累世將家威聲動俗敵國既破名遂身全幸也廣陵甘棠咸有武藝號雄膽畧並爲當時所推赳赳干城難兄難弟矣

余按檎虎有大志嘗謂人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足矣斯盖氣走風雷名震草木白戰挫犬羊之魂赤手探蛟螭之窟一代偉人乎

于仲文　大將軍

于仲文字　代郡人曾祖栗碑官太尉祖謹官都督封燕公父翼官刺史仲文初仕周爲東郡太守尉遲迥謀舉兵誘仲文不從奔隋進位大將軍煬帝時掌文武選事嘗撰漢書刊繁并畧覽各三十卷

余按累世將畧以勲庸著名盖稱于氏之盛哉至仲文任師帥之官而變不改節掌文武之選而時稱得人且也不獨以武顯而校讎漢書刪繁集要

永番信史所謂儒將非耶矯矯桓桓詩書誦美若從枕席上過師從俎豆中講武可以輕裘緩帶而董率六師可以綸巾羽扇而指揮三軍固萬人之敵非一劍之任歟

趙綽　大理丞

趙綽河東人性質直剛毅開皇初爲大理丞持法平允遷少卿高祖嘗以侍郎辛亶衣緋褌謂爲厭蠱欲斬之綽執不可帝怒命斬綽綽曰執法一心不敢惜命乃釋之時與同郡薛胄爲大理卿然胄斷獄以情而綽則守法不阿俱以稱職名及卒上爲流涕

余按綽質直剛毅恭謹恪勤執法不阿而緋褌惡錢皆得免罪敢言不屈而啜羹動木無少挫威臣

職克修國政攸賴宜乎動隋帝之思悼也余于綽而竊謂法者國紀也至公也毋敢撓也上不得賣下不得請父不得庇其子弟不得庇其兄夫不得庇其妻不以私事害公事不以國難計私仇吾晉自咎繇爲士師知執之而已李離不濫刑而殺人貞夫法哉李刑曹乎綽則倜儻丈夫直躬而行耶凜然確然敢以法飭喜怒壞朝綱焉

王元規　散騎侍郎

王元規晉陽人少孤隨母依舅氏居臨海郡時年才十二有富室劉瑣欲妻以女母亦因子弱欲結强援元規泣請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婚非類母感其言而止從師受業十八即通諸書舉高第除安成王記室參軍東宮引爲學士授禮記左傳除尚書祠部郎每國家議大禮常參預焉在江州四方從學者甚衆入隋仕至秦王府東閣祭酒

余按元規蓋梁代之通儒哉頴資遠識博學治經力辭非類之婚動遵禮秩之正授受也四方藉其化誨著作也百世垂其令範晉陽服道德而佩金玉者彬彬不乏矣

郭世儁　義士

郭世儁文水人家門雍睦七葉共居庭無間語犬豕同乳鳥鵲通巢人以爲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文帝遣昌平公宇文攷詣其家勞問旌門賜衣以風天下

余觀橋梓之高卑連柯之好合紫荊之榮柘栢枝之南指草木無情亦若有靈世人豈盡茂五性裂五常而自廢于天地間哉按郭公家門雍睦七世同居鬯煖氣于寒宵回生意于枯幹天秩天叙敲

矣所以貞教範性底豫諧而友于篤當時烏鵲聯巢犬豕共乳人皆知爲義感也嗚呼人咸如郭公尚何倫有不盡而世界猶有不平耶

宋世良

宋世良介休人弁從子父毓敦篤有志行世良仕魏累官清河太守才識閑明尤善政術及代傾城祖道攀轅涕泣終于東郡太守弟世軌幼修整好法律累官大理少卿治獄明允與大理正蘇珍稱爲寺中二絶及卒諸獄囚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文宣稱爲骨鯁臣贈光州刺史謚曰平兄弟齊名

余聞民間凋弊猶熱者思清涼寒者思温暖所貴

法度星垂德澤泉湧而始獲休養生息如宋君守清河仁恩浩蕩生其死肉其骨袵席其溝壑若火宅而沃若凍餒而挾纊若嬰而乳若重昏而曉若大旱而甘霖民亦一時三代也厥弟廷尉會一腔春膏活萬姓命脉兩宋馳聲不数大馮君小馮君之遺愛矣

卷六終

男芍茂督刊